

印巴兩國總理訪問北平與南亞局勢

沈鈞傳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前言

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 (Rajiv Gandhi) 於去年 (一九八八) 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應中共之邀前往北平訪問五天，這是自其外祖父尼赫魯於一九五四年十月訪問中共三十四年來，第一個訪問北平的印度總理；同時也是一九六〇年四月周恩來訪印二十八年以來的首次正式高峯會談，尤其這次訪問之前，蘇聯領袖戈巴契夫曾於十一月十九日訪問新德里，其目的除了強調未來的中蘇共高峯會議，將不會影響蘇印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外，戈巴契夫還特別呼籲印度在改善其與中共的關係之餘，能夠和蘇聯與中共合作解決亞太地區的問題。

隨後南亞地區另一大國巴基斯坦新總理碧娜芝·布托 (Benazir Bhutto) 於今年 (一九八九) 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抵北平訪問，展開她執政以來的首次正式訪問，而在此之前，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曾親自出席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瑪巴德所召開的第四屆南亞區域合作協會 (SAARC) 七國高峯會議，這兩位南亞地區敵對國家領袖的會晤，已為南亞地區的和解及印巴兩國的合作，提供了美好的前景。蘇聯和中共分別支持印巴兩國，美國自一九五〇年代起即和巴基斯坦結為盟國，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在這種大國紛紛介入的情況下，南亞地區曾經出現過美巴中(共)對抗蘇印的局面，南亞地區的軍備競賽因而逐漸升高，尤其當蘇聯於一九七九年入侵阿富汗以來，美國為了確保其在這一地區的戰略利益，先後兩次通過援外法案，向巴基斯坦提供軍經援助，以便巴國採購精密武器，增加國防力量，防止蘇聯勢力的擴張，可是美國援助巴國，對印度而言，自認已破壞了南亞地區的軍事平衡，威脅到印度的國防安全，印巴兩國因而曾一度瀕臨衝突的邊緣。最近一年以來，由於美蘇阿(富汗)巴(基斯坦)四國於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在日內瓦簽署了政治解決阿富汗問題的協定以後，南亞地區的緊張局勢已漸見緩和，尤其一九八九年元月十五日以前，蘇聯軍隊已分批全部自阿富汗撤出，目前阿富汗內部局勢仍在發展，但是大國勢力的退出，有助於南亞地區的和

平。

蘇聯領袖戈巴契夫訪印時，呼籲印度和中共改善關係，此無疑將有助於中共與印度關係的正常化，而蘇聯與中共最近解決爭執已久的珍寶島歸屬問題，也足以供中共與印度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的借鏡，拉吉夫·甘地最近訪問北平的目的之一，就在討論如何認真地解決邊界爭執。①巴基斯坦新總理碧娜芝·布托緊隨拉吉夫·甘地之後訪問中共，在時間上純屬巧合，因為碧娜芝·布托去年十二月才甫告就職，而且在她就職不久，就公開表示，中共將是她第一個訪問的對象，所以兩位南亞國家領袖在短短不到兩個月之內，相繼訪問北平，並不是刻意的安排，但是對於南亞地區的和平及中共與這兩個國家的關係，都有不尋常的意義。

甘地夫人曾允諾訪問北平

一九七六年印度和中共同意互換大使，雙方癱瘓了將近十五年的外交關係才開始恢復正常的運作。在過去的十三年期間，中共和印度關係正常化的過程雖然稍嫌緩慢，但是却一直在穩定中尋求突破，希望建立一種新的友好關係。一九七九年二月，印度人民黨政府外交部長瓦吉巴伊（A. B. Vajpayee）訪問北平，以及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外長黃華答訪新德里，使雙方關係有了兩項突破性發展：一為印度決定在當年底之前派遣一個官方代表團前往北平，開始談判邊界問題；一為前總理甘地夫人欣然接受黃華的邀請，承諾在適當時期訪問中國大陸。②同年十月間，中共「總理」趙紫陽和印度前總理甘地夫人，在墨西哥坎肯（Cancun）所舉行的南北高峯會談期間，雙方有過四十五分鐘的私人會談，兩人除了同意繼續改善關係外，趙紫陽在會談時邀請甘地夫人訪問北平，甘地夫人表示允諾。③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中旬，中共與印度在北平舉行首次邊界談判，此後幾乎每年一次輪流在雙方首都進行，到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為止，雙方先後已舉行過八輪談判，但是邊界問題始終無法產生突破性的發展，可是其他方面的關係則有了若干具體的成就，如一九八二年十月印度社會科學代表團，在印度社會科學研究院（Indi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院長巴塔薩拉第（G. Parthasarathi）率領下訪問北平，翌年中共「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馬洪也率團訪印，雙方同意以舉行研討會的方式，促使學術交流與合作、安排學者定期互相訪問。一九七七年中共與印度雖然已恢復雙邊貿易，但是交易數量相當有限，一九七七年至七八年僅二千五百六十萬盧比，到了一九八二至八三年則增至十一億七千一百八十萬盧比，其中印度輸出者僅一億二千一百

註① 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 Bombay），一九八九年元月三日，頁二一。

註② 印度斯坦時報（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九日。

註③ 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廿三日。

六十萬盧比，中共顯然擁有較大比例的出超。一九八四年五月印度派遣一個高級貿易代表團前往北平訪問，試圖打開中共的市場，平衡貿易逆差，同年八月十五日，雙方在北平簽訂了卅六年來的第一個貿易協定，並同意互享最惠國待遇。^④所以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中共與印度在「麥克馬洪線」附近發生所謂的「桑多洛河谷」(Sundorong Cha Valley)事件之前，^⑤雙方僅發生兩件不愉快事件：一為一九八一年九月印度擬派遣一位「阿魯納恰爾地方」(Arunachal Pradesh)議長拉杰庫瑪爾(T. L. Rajkumar)為出席在北平召開的第一屆亞洲議員討論人口與開發會議(The First Asian Conference of Parliamentarians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的代表，當時因中共認為「阿魯納恰爾地方」為中國固有領土，目前雖為印度所佔，但中共仍未放棄對這一地區的領土主張，因此拒絕發給拉杰庫瑪爾入境簽證。中共認為，如果對這樣特殊身份的人給予簽證，無疑等於承認「阿魯納恰爾地方」為印度的合法領土，同時也等於默認「麥克馬洪線」是一條合法的國際邊界，這一風波經多方調處，終於以發給一紙個別簽證落幕。^⑥另一件不愉快的事為一九八二年印度在亞運閉幕典禮上，安排一場「阿魯納恰爾地方」的「雪獅與孔雀舞」，其目的在向亞洲各國表示「阿魯納恰爾地方」為印度的合法領土，其運用之妙，與拉杰庫瑪爾的入境簽證問題如出一轍，結果再度引起中共的抗議。此二事件雖為雙方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的一段插曲，但對印度而言，乃是經過了一番精心策畫，而且具有高度的政治意義，如果當時中共未加理會，無疑等於默認印度在「阿魯納恰爾地方」擁有合法的地位。

拉吉夫·甘地決定親訪北平

一九八四年十月印度前總理甘地夫人遇刺身亡後，中共派遣「副總理」姚依林為代表參加葬禮，在雙方禮貌性的會晤中，姚氏面邀這位印度新領袖訪問北平，並獲首肯，而且拉吉夫·甘地曾表示，希望中(共)印關係恢復到一九五〇年代的水平。^⑦但不幸雙方於一九八五年至八六年間，在「麥克馬洪線」附近的「桑多洛河谷」發生爭執，相互指責對方入侵，致使第七次邊界談判不歡而散。其實，從「桑多洛河谷」事件和過去的「阿魯納恰爾地方」議長出席在北平召開的會議以及新德里亞運閉幕會上的舞蹈，這一系列的小動作中，我們可以看出，印度的目的都在引起外界的注意，以顯示「阿魯納恰爾地方」屬印度所有。「桑多

註④ 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七日。

註⑤ 見沈鈞傳，「印度與中共邊境衝突及其發展」，問題與研究(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二十六卷十期，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日，頁三七。

註⑥ 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

註⑦ Satish Kumar (ed.), *Yearbook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1984-85*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87), p. 153.

洛河谷」事件發生爭議後，印度更是一不做二不休，在一九八七年二月，擅自將「阿魯納恰爾地方」由中央直轄區升格為邦，其目的顯然在向中共表示，「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為印度的合法領土，在未來的中印邊界談判中，已無討論的必要。這件事立即引起中共的不斷指責，雙方關係陷入空前未有之低潮，印度國防部在四月九日的一份國防報告中更指出，中共入侵「阿魯納恰爾」的「桑多洛河谷」已破壞了邊界的和平與寧靜，迫使印度不得不在邊界採取適當的防衛措施。⑧此後雙方各在邊界集結軍隊，使邊界衝突大有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尤其芬蘭一家報紙在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四日，根據一些來自西藏目擊者的觀察，推測中共與印度已在邊界地區發生嚴重的軍事衝突，此事雖然已被中共和印度雙方有關當局所否認，不過各自在邊界一帶集結軍隊乃是不爭的事實，因此雙方為了避免邊界情勢進一步惡化起見，印度外長狹瓦里(N. D. Tiwari)和國防部長潘特(K. C. Pant)都曾訪問北平。此外印共(馬克斯主義派)總書記南布迪里巴德(E. M. S. Namboodiripat)也前往北平活動，使得中共與印度的關係逐漸緩和；原定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的第八次邊界會談也得以如期舉行。

第八次邊界談判雖然仍未產生任何決定性的結果，但雙方除同意凍結邊界的現狀、確保邊界的安定與平靜、繼續尋求解決邊界爭端的可行途徑外。中共還力邀拉吉夫·甘地早日訪問北平以便解決邊界問題。這項邀請到了一九八八年三月初，印度政府才作出原則性的決定，但時間並未確定，直到親蘇聯的印共(CPI)總書記勞奧(C. Rajeswara Rao)率團於四月初訪問中共後，拉吉夫·甘地訪問北平的日期才敲定在年底前成行，但確切行程，則必須在最後一週才正式宣佈。⑨

儘管拉吉夫·甘地已經決定在一九八八年年底訪問中國大陸，但是國內反對的浪潮此起彼落，一般認為訪問的時機不恰當，但是整個國際環境已趨向和解，尤其蘇聯領袖戈巴契夫已公開表示要與美國和中共改善關係，在中蘇共邊界問題上更作了理性的讓步，蘇聯在外蒙的軍隊也同意撤出，中共與外蒙也舉行邊界談判，凡此種種都對印度造成壓力，如果中共與蘇聯關係修好，中共與印度仍然繼續對抗，那麼印度將陷於孤立，因此拉吉夫·甘地明知訪問北平是一次艱苦之旅，但又勢在必行，所以為了安撫國內的反對勢力，拉吉夫·甘地臨行之前先後向印度人民作了兩項保證：一為保證在邊界問題上不作領土的讓步。⑩一為印度外長勞奧在十一月五日表示，邊界爭端不可能很快得到解決。⑪印度政府在十二月八日宣佈，總理拉吉夫·甘地將於十二月十九至廿三日訪問中國大陸，但此行不指望會就邊界問題獲致重大進展，而且表示此次訪問的主要目的在於為雙方的友好關係作出好的

註⑧ 印度時報，一九八七年四月十日。

註⑨ 印度時報，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

註⑩ 印度時報，一九八八年九月廿八日。

註⑪ 星島日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六日。

開始。^⑫因此，印度政府並不預期對邊界問題會有所突破，而且在拉吉夫·甘地目前所面臨的政治環境中，也不允許他在邊界問題上有所作為，但是印度爲了討好中共，希望中共在今後的邊界談判中，能夠向印度有所讓步，那麼很可能會對流亡在印度的西藏同胞產生不利的影響。因此當拉吉夫·甘地啓程訪問中國大陸前夕，西藏在印度的流亡人士曾致函表示：「中共無權討論西藏領土問題，而我們亦不接受印度與中共討論西藏邊界問題的任何結果。」

拉吉夫·甘地這次訪問，爲一九五四年尼赫魯訪問北平卅四年以來的首次正式訪問，也是一九六〇年周恩來訪問印度廿八年來的第一次正式高峯會談，尤其在中共與西藏關係並不十分和諧的情況下，這次訪問對中共，印度和西藏流亡人士都有密切的關係。尤其對拉吉夫·甘地本人而言，一年之後即將面臨另一次大選，在目前他的政治行情下滑，國大黨內部意見分歧，反對勢力試圖整合的情況下，這次訪問對他的政治前途，也具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

設立聯合工作小組討論解決邊界問題

就中印邊界問題而言，拉吉夫·甘地和中共「總理」李鵬在十二月十九日作了冗長的會談，會後發表了一些空洞的言論，顯然雙方都不願就實質內容有所透露。李鵬談判邊界問題時表示，只要雙方有誠意，本著互諒互讓的原則來尋求解決邊界問題途徑，經過不懈的努力，這個問題可以解決的；拉吉夫·甘地則指出，印中（共）兩國間最困難的是邊界問題。印度方面決心本著互利互惠的精神來解決這一問題，在這個問題解決之前，要維持邊界的和平與安寧。同時兩國可以在雙邊關係中的其他領域增加交往與合作。關於西藏問題，李鵬表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印度不干涉『中國』內政，不允許西藏分裂主義分子在印度進行分裂『中國』的政治活動。我們讚賞印度政府的這一原則立場。」拉吉夫·甘地則重申了印度政府關於西藏問題的政策：「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印度政府不允許任何政治勢力在印度從事有害於中國、被視爲干涉中國內政的政治活動。」^⑬拉吉夫·甘地此行除了和李鵬進行面對面的會談外，還先後和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以及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鄧小平等人會談。

當拉吉夫·甘地於二月廿二日結束和中共領袖爲期三天的歷史性會談後，李鵬和他在釣魚臺賓館簽署了民用航空運輸、科技

註⑫ 明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九日。

註⑬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合作和文化合作三項協定。根據雙方的航空運輸協定，新德里和北平可能在明年五月，開始直接通航，而另兩項協定則訂定了三年執行計畫。④關於雙方最爲棘手的邊界問題，拉吉夫·甘地雖然和中共領導人進行了誠摯而深入的討論，但是由於來自印度內部的壓力，以及惟恐影響今年底的大選，雙方在這次高峯會議上並未獲致任何進展，這一結果事實上早已在雙方的意料之中，不過中共與印度都同意成立一個「聯合工作小組」，以便處理未來的邊界問題。因此我們預料在今年底印度大選之後，如果拉吉夫·甘地所領導的國大黨能夠再度以壓倒性多數續掌政權，那麼屆時再與中共談判邊界問題時，拉吉夫·甘地的談判立場也就比較具有伸縮的餘地，同時也可能容易獲得具體的結果。不過我們從拉吉夫·甘地在這次訪問中爲了討好中共而一再重申「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印度不允許任何政治勢力在印度從事有害於中國，被視爲干涉中國內政的政治活動」等，這種公開討好並支持中共的言論，可說是前所未有的表態，儘管早在一九五四年的「印藏通商交通協定」中，凡是提到西藏時都稱之爲「中國的西藏地方」，其實質意義只在表示中共擁有西藏的主權，但是拉吉夫·甘地公然向中共承諾禁止西藏流亡人士在印度從事反對中共的政治活動，對流亡在印度的西藏同胞，將造成莫大的衝擊。今年三月五日西藏抗暴卅週年前夕，當西藏境內的喇嘛和尼姑打著「西藏獨立」的旗子，沿著八角街遊行，並高呼「西藏獨立」口號時，立即與中共武裝警察發生衝突，混亂中造成了多人死亡的不幸事件。可是當世界各主要國家，包括美國、英國、西歐各國紛紛指責中共在西藏的暴行，並以蔑視人權問題來責難中共當局時，印度政府及印度國會竟然三緘其口而默不作聲，甚至於當西藏流亡人士在印度重要城市舉行抗議和遊行之際，也都遭到印度警方的監視和驅散，這些反常的行爲，完全符合了拉吉夫·甘地在去年十二月訪問北平時所作的承諾，印度當局這一系列的行爲，對流亡在印的達賴喇嘛及西藏同胞而言，都將是個無情的打擊。

當拉吉夫·甘地結束在北平的訪問行程，準備從上海飛返新德里之前，雙方於十二月廿三日發表了一篇聯合公報，其主要內容可分爲下列幾點：

(一)在會談和會見中，雙方領導人就雙邊關係及雙方共同感到興趣的國際問題廣泛地交換了看法和意見。雙方認爲會談是有益的，增進了相互了解，有利於彼此關係的進一步改善和發展。

(二)雙方對近年來在貿易、文化、科技、民航等方面的合作、交流情況給予積極的評價，對達成的有關協議表示滿意，並認爲雙方可以在廣闊的領域裏互相學習。

(三)雙方強調和平共處五原則，是搞好關係的基本指導原則，也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基本指導原則。雙方一致認爲，在這些原則基礎上恢復、改善和發展「中」印兩國睦鄰友好關係，是雙方的共同願望，不僅符合雙方人民的根本利

註④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廿三日。

印巴兩總理訪問北平與南亞局勢

益，而且對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也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四)雙方領導人就「中」印邊界問題進行了認真、深入的討論，同意通過和平友好方式協商解決這一問題。在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邊界問題解決辦法的同時，積極發展其他方面的關係，努力創造有利於合情合理解決邊界問題的氣氛和條件。爲此，將採取一些具體措施，如建立關於邊界問題的聯合小組和經貿、科技聯合小組。

(五)關於國際形勢，雙方認爲當前世界出現了從對抗轉向對話，由緊張轉向緩和的趨勢，這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爲反對強權政治所進行的長期堅持不懈鬥爭的結果，這一趨勢有利於世界和平和地區問題的解決，也有助於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爲發展本國經濟所作的努力。「中」印兩國將爲維持世界和平、推動全面裁軍、謀求共同發展而作出各自的貢獻。

(六)拉吉夫·甘地總理邀請李鵬在方便的時候訪問印度，李鵬愉快地接受了邀請，訪問日期將透過外交途徑商定。^⑮

拉吉夫·甘地這次北平之行，從表面上看雖然沒有獲得突破性的發展，但是對於過去三十年來的雙方緊張關係，已奠定了和緩的基礎，而這次高峯會談的本身就是一項歷史性的突破。隨著拉吉夫·甘地的訪問中共，預料李鵬將可能在一九八九年底，印度舉行大選前訪問新德里，給國大黨製造有利的氣勢，而且今後雙方的經貿關係，也可望達到高點。根據拉吉夫·甘地訪問北平前夕印度發表的數字來看，一九八四至八五年的雙邊貿易雖然略有減少，雙邊貿易的總數由十一億七千一百餘萬盧比減爲八億多萬盧比，但是一九八六年至八七年又提升到十八億七千多萬盧比，一九八七年至八八年則又增至十九億三千多萬盧比，而其中最令印度滿意的，當屬貿易逆差已漸漸開始縮小，^⑯預料未來這種逆差可望大幅的改善。這一趨勢對印度執政黨在未來的大選中，也足以贏取一部分民衆的選票。

巴基斯坦總理訪問北平的意義

一九五〇年代，巴基斯坦先後加入巴格達公約（中央公約組織的前身）和東南亞公約組織，成爲美國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的大柱石，可是巴基斯坦加入西方結盟組織，其目的只在取得援助，以對抗印度，因此並未放棄聯中共以牽制印度的戰略目標，一九五六年巴國總理蘇拉瓦底（Husain Shabeed Suhrawardy）和周恩來曾相互訪問，建立了初步的友誼，中共對巴國加入西方陣營的目的也有所諒解。

註⑮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廿四日。
註⑯ 印度時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九五六年中共與印度開始發生邊界爭執，以至於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出亡印度，進而一九六二年中（共）印發生邊界衝突，使得中共與巴基斯坦合作對抗印度的時機終告成熟。一九六三年三月，中共與巴基斯坦基於共同的利益，爲了對抗共同的敵人印度，雙方簽署邊界的協定，此後巴基斯坦與中共間之政治、軍事、經貿、文化等關係即有非比尋常的發展。

一九六五年印巴兩國發生克什米爾軍事衝突，美國爲了防止戰火擴大，除呼籲雙方停火外，並立即停止對印巴兩國的軍事援助，致使巴基斯坦爲了國防安全，不得不加速投靠中共，以便獲得武器和裝備。

中蘇共關係全面惡化後，美國開始醞釀聯中共以對抗蘇聯的新政策，巴基斯坦在一夕之間，成爲美國與中共暗通款曲的橋樑，擔當起穿針引線的任務。一九六九年尼克森訪巴時即與巴國總統雅亞汗（Yahya Khan）將軍秘密達成協議，由雅亞汗充當調人，奔走於北平與華府之間。一九七一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從拉瓦爾品第以腹痛爲由潛往北平，促成了美國與中共的建交，此後由於中共、美國和巴基斯坦三方面的合作關係，使印度在深懷戒懼的情況下，不得不投靠蘇聯，於是在一九七一年簽訂了「印蘇和平友好合作條約」，使南亞地區的關係更形複雜而多變。

一九七一年印度乘勢介入巴基斯坦內戰，促成孟加拉的獨立，從此巴基斯坦不僅與印度的關係再度惡化，而且由於美國在印度出兵東巴期間，並未按照雙方防衛協定給予援助，使美巴關係再陷入低潮。一九七二年阿里·布托出掌巴國政權後，中共即大力拉攏，在極短時間內，向巴國提供大量軍經援助，使巴基斯坦對抗印度的軍事威脅時，得以增加信心，中共與巴基斯坦的關係也日有進展。^①

一九七七年巴國陸軍參謀長齊亞·哈克推翻布托政權，但是中共與巴基斯坦的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關係並未因此而發生變化，中共一直是供應巴基斯坦武器裝備的主要來源之一。一九八八年八月齊亞·哈克墜機身亡，阿里·布托之女碧娜芝·布托經選舉而獲得政權，成爲回教世界第一女性總理，當她就職後不久即公開表示，在短期內將前往中國大陸訪問。

巴基斯坦新總理碧娜芝·布托於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前往北平作正式訪問，這是她執政以來的首次官方訪問，其目的在進一步加強雙方友好和密切關係，而實際上則在討論蘇聯軍隊撤出阿富汗以後的國際局勢，其中包括美國可能減少對巴軍援、巴基斯坦的核子發展、以及碧娜芝·布托希望中共對巴基斯坦軍事將領施加壓力，促使軍方與新政府之間能加強合作與團結等事項。

碧娜芝·布托在訪問北平期間曾先後與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政協主席」李先念、周恩來遺孀鄧穎超、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以及「軍委會主席」鄧小平等人會晤。在雙方官員的會談中，曾討論阿富汗問題，加強

註① Satish Kumar (ed.), *Yearbook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1983-84*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86), p. 83.

雙邊合作問題，其中當然會討論軍事援助問題，但其實質內容並未公開透露，不過據美聯社在二月十一日透露，巴國將向中共購買七十五架殲七型(F-7)噴射戰鬥機，以便逐漸淘汰目前所擁有的一七〇架比較老舊的殲六型戰鬥機，據報導中共將以每架僅三百萬美元的優惠價格，來協助巴基斯坦達成軍事現代化的目標。^⑧我們衡諸過去中共一直是巴基斯坦武器的最大供應國的事實，推斷這項未經證實的報導，應非空穴來風。

這次碧娜芝訪問北平期間，中共官員一再讚揚巴國在促進南亞地區合作的努力，並希望巴國促成阿富汗反抗軍各派系成立基礎廣泛的臨時政府。鄧小平在接見碧娜芝·布托時，出人意外地呼籲巴國內應達成政治團結，這項公開談論他國內政的言論，顯然在表示中共對碧娜芝·布托的支持，同時也有向巴基斯坦軍方暗示，希能繼續支持這位女性總理，以免發生政治危機。

巴基斯坦與中共的關係，在過去卅餘年來，一向極為友好密切，尤其每當巴國面臨國內外危機時，中共均立即給予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持，因此歷屆巴國政府，不論軍事政權或文人政府，都與中共保持全面友好的關係。美國雖然視巴國為戰略伙伴，但是由於過去多次失去信用，致使巴基斯坦視美國為「不可靠」的盟友，近年來美國國會自由派議員，再三阻撓援巴方案，更使巴國憂心忡忡。

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逐漸冷淡的美巴關係才再現新機，其主因乃是巴基斯坦位居南亞與波斯灣的要衝，具防阻蘇聯向南擴張的戰略價值，美國因而在一九八一年起大量提供軍援，以加強巴國防衛力量，但目前蘇聯軍隊已撤出阿富汗，今後美國的軍援也將隨之減少，因此爲了彌補未來美援可能減少，巴基斯坦必須向中共爭取軍援，以免國防力量受到影響。

美國雖然仍舊將向巴基斯坦出售F-16戰機，但是今後面對鄰國強敵印度在不斷增強軍備，並擁有俄製最先進的米格廿九型飛機及核子潛艇的情形下，如果美國的援助一旦減少，或者美國以巴國發展核子武器爲藉口而終止對巴軍援，對巴國國家安全及內部安定都將發生影響，因此碧娜芝·布托訪問中共，除爭取友誼、加強合作外，還具有軍事性的意義。

結 論

一九八九年美、蘇、中共三方面的高階層官員所展開的外交活動，已顯示出今年的世局將更趨緩和，而大國間的和解也間接影響到南亞地區緊張局勢趨於鬆弛。尤其是巴基斯坦新總理甫於一九八八年底經選舉而獲得選民的支持，隨後又由於南亞兩個民選領袖碧娜芝·布托和拉吉夫·甘地的正式會晤，使得雙方僵持達四十餘年的關係也露出了全面和解的曙光。目前印巴兩國雖然

註⑧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二日。印度時報於一九八九年二月廿三日也引用最新出版的珍民防衛週刊(Jane's Defence Weekly)的報導。

在若干問題還有待進一步協商，但是就今年二月下旬，美國總統布希訪問北平，蘇聯外長謝瓦納澤亦於二月初訪問中共、及戈巴契夫與鄧小平將在今年五月舉行高峯會議等發展來看，南亞地區，在歷經戈巴契夫訪問新德里以及拉吉夫·甘地和碧娜芝·布托相繼訪問中共之後，我們從巴基斯坦國防部長奇瑪(G. S. Cheema)於三月廿四日在新加坡宣布，巴基斯坦總理碧娜芝·布托將在今年訪問新德里，以便討論雙邊問題和檢討國際局勢^⑩等情勢來看，南亞局勢將進一步趨於緩和。南亞兩大領袖的高峯會議召開的日期雖然尚未決定，但是今年年底印度將舉行大選，如果拉吉夫·甘地在外交上能夠和巴基斯坦達成任何重大的諒解，對目前印度執政的國大黨的競選聲勢將大有助益，如果印度再能說服中共「總理」李鵬在年底前往訪問，那麼對拉吉夫·甘地的再度當選更居有利的地位。

註^⑩ 印度時報，一九八九年三月廿五日，頁一。

*

*

*